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十
一
二
十

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獲
有馬百乘死於陣下羣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衛趙羅
宋勇爲右羅無勇麋之吏詰之御對曰疇作而伏衛太
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
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聵不敢
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
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
肩斃于車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
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簡子喜曰



可矣傳復曰雖克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
田公孫尤稅焉趙氏得而獻之使請殺之簡子曰爲其
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
師取蠡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
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簡子曰國無小旣戰簡子曰
吾伏改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
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朝將絕吾能止
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朝將紀三十年公會吳王
夫差于黃池及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

人曰於姬姓我爲伯簡子呼司馬 寅曰日旰矣大事未
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
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
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於是越
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衛太子自戚入
于衛是爲莊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爲
主請君若太子來以免志父不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爲
也莊公辭以難太子又使掾之三十四年簡子圍衛齊
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

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子文何
辱簡子曰我下伐衛未上與齊戰乃還是歲冬簡子復
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
者無後衛人出莊公而與晉平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
而還三十七年簡子卒

趙襄子無恤簡子之子其母翟婢也簡子有太子伯魯
而無恤賢疑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
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
矣問無恤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於是

簡子以無恤為能立以為後簡子卒定公三十七年越
圍吳襄子降於喪食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
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襄子曰黃池之役先主與吳王有
質曰好惡同之今越圍吳嗣子不廢舊業而敵之非晉
之所能及也吾是以為降楚隆曰若使吳王知之若何
襄子曰可乎隆曰請嘗之乃往先造于越軍曰吳犯閭
上國多矣聞君親討焉諸夏之人莫不欣喜唯恐君志
之不從請入視之許之告于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使
陪臣隆敢展謝其不共黃池之役君之先臣志父得承

齊盟曰好惡同之今君在難無恤不敢憚勞非晉國之所能及也使陪臣敢展布之王拜稽首曰寡人不佞不能事越以爲大夫憂拜命之辱與之一簞珠使問襄子曰句踐將生憂寡人寡人死之不得矣王曰溺人必笑吾將有問也史黯何以得爲君子對曰黯也進不見惡退無謗言王曰宜哉知襄子荀瑶素惡襄子知伯之伐鄭也將攻門命襄子入之對曰主在此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襄子由是甚知伯初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爾

絲乎仰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襄子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以晉陽爲遠必以爲歸及知伯爲政請地於韓康子康子與之又請地於魏桓子桓子復與之又求蔡羊狼之地於襄子襄子弗與知伯怒帥韓魏之甲以攻之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囚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

家園而灌之城不沒者三版沈寗產寗民無叛意知伯
行水魏桓子御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
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
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襄子知二子有異志使其
臣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之胥亡則齒寒趙亡則
韓魏爲之次矣二子乃陰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於是
襄子夜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知伯軍知伯軍亂韓魏
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其衆遂殺知伯滅其
族而分其地是歲也距春秋凡二十有七年云

荀桓子林父字伯文公時爲戎御文公之五年公作三
行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荀氏爲中行氏襄公之
卒也太子尚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秦桓子止
之曰夫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
何不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爲僚吾嘗同
僚敢不盡心乎弗聽爲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桓子
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爲同寮故也靈公十
年宋人弑昭公明年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曰何
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師伐宋

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將爲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受盟于楚成公四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丘公欲伐之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殷此類之謂也景公二年代卻缺爲政楚子圍鄭入自皇門鄭伯請降楚子許之六月晉師救鄭桓子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韓厥爲司馬及河間鄭旣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

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士會欒書皆然之惟先穀不可曰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也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帥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及戰晉師敗于邲桓子歸而請死公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

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五年晉爲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之

夫人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年公使桓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田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是歲林父卒子荀庚立

知武子荀罃知莊子荀首之子而中行桓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別食知邑故別稱荀氏爲知氏景公二年邲之役桓子將中軍莊子爲下軍大夫鄭已服楚桓子欲逐彘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

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衆散爲弱川壅爲澤有律以如已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咎旣濟而戰晉師敗績楚熊負羈囚武子以歸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菽納諸厨子之房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旣乎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

以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欲囚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武子所善鄭皇成言之于楚王王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從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爲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

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爲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
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
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
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與可爭重爲之禮
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旣
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
已者賈人曰吾無其功敢居其實吾小人也不可以厚誣
君子遂適齊厲公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

于鳴鹿遂侵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伐鄭厲
公失道八年春正月癸酉書荀偃使人弑公使武子與士魴
逆周子于京師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平
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之二三子用我
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羣臣之願也
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二月乙酉周子即位于朝是
爲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侯于戚謀鄭故也魯孟孫蔑曰
請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鄭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
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

營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雞澤齊世子光聽于會是會也許靈公不至冬武子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展欲從晉師子駟不可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武子使行人子貞對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唯君圖之九年武子代韓厥為政會諸侯之師以伐鄭魯季武子齊崔杼宋皇鄭從武子門于剗門衛北宮括

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菁圍鄭鄭人恐乃行成荀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士莊子為載書鄭子駮易其辭語

具子駮傳中荀偃請改載書武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十年夏四月悼公會諸侯于祖荀偃士匄欲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匄請於武子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旣勤君而興

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旣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丘請以桑林武子辭荀偃士匄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已而公疾有間冬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

通志卷之六 春秋列傳三 十一
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諸侯之師還鄭而南
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
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恥不
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與楚夾潁而軍鄭子矯潛涉潁
以從楚師盟欒黶欲伐鄭師武子曰我實不能禦楚又
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
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遂還師侵
鄭北鄙而歸其後鄭人懼又以晉之不疾我也故服於
晉

中行獻子荀偃字伯游荀庚之子而桓子之孫也厲公
六年為上軍佐從欒書敗楚於延陵八年與欒書謀弑
君而立悼公悼公十年與士匄攻偃陽滅之十三年代
荀瑩將中軍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師濟涇而次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
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獻子令曰雞鳴而駕塞井
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
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

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衛獻公奔于齊悼公問衛故於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公從之平公元年公與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獻子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三年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

臯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公伐齊將濟獻子以朱絲繫玉二穀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帥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我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䟽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

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齊師夜遁師曠告
 公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邠伯告獻子曰有班馬之
 聲齊師其遁叔向告公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諸侯之
 師遂入平陰從齊師魯衛請攻險獻子士匄以中軍克
 京滋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邾音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
 弗克遂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
 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楸勅倫以為公琴遂焚雍
 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
 既又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

還于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與郭榮叩
 馬曰師速而疾畧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
 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
 止晉師東侵及濰南及沂明年春諸侯還自沂上遂次
 于泗上疆魯田取邾田自灑水歸于魯魯侯享晉六卿
 賄獻子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焉於是獻子瘳
 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日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
 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
 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

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

中行穆子荀吳獻子偃之子也平公十一年公使聘魯召襄公也十七年帥師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用魏舒之謀敗之事具魏獻子傳昭公五年穆子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則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

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既獻而反之頃公立以陸渾

氏睦於楚欲伐之范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帥師公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公
從之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
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穆子帥師涉
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
遂滅陸渾數之以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師歸獻俘于文宮初穆子之取鼓也既獻而反鼓子焉
頃公之六年又叛而屬諸鮮虞穆子畧東陽使師偽糴
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子爲鞮

歸使涉佗守之各鼓人各復其所鼓子之臣曰夙沙釐
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上也名曰君
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
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祿爵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
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委質而
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敢質私刑以煩司
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曰吾何德之務而有
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
釐相之

中行文子荀寅穆子吳之子也初蔡昭侯朝楚楚令尹
囊瓦拘之三年然後歸蔡侯怨如晉請伐楚定公六年
諸侯會于召陵謀伐楚也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
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
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
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
勤焉獻子從之乃辭蔡侯既而蔡侯以吳師伐楚遂入
郢幾滅楚國晉之失諸侯由荀寅也趙鞅之族趙午別
封於邯鄲謂之邯鄲午鞅嘗伐衛衛人懼貢五百家鞅
置之邯鄲十五年鞅謂午曰貢我衛貢吾舍諸晉陽午
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不可午遂倍命鞅怒召午而殺
之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不直
趙孟於是荀寅范吉射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
圍之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
屢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荀寅相惡魏襄
子亦與范吉射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
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公曰君命
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

鈞矣請皆逐之故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
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
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
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
伐之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荀寅范吉射奔于朝
歌韓魏以趙氏爲請故趙鞅歸于晉二十年趙鞅圍朝
歌師于其南荀寅伐其郛使其徒自北門入已犯師而
出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降荀寅奔鮮虞鮮
虞納荀寅于柏人又明年晉圍柏人荀寅范吉射奔

齊初范氏之臣王生惡張柳朔言諸吉射使爲柏人吉
射曰夫非而讎乎對曰私讎不及公好不廢過惡不去
善義之經也臣敢違之及范氏出張柳朔謂其子爾從
主勉之我將止死王生授我矣吾不可以僭之遂死於
柏人

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也景公之六年楚子伐宋宋
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
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彊
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

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景公之姊潞子
嬰兒之夫人也豐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公將
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豐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
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
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
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
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人神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
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母乃不可乎夫恃
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
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
矣公從之故滅潞卒殺豐舒十四年梁山崩公以傳召
伯宗遇大車當道而覆立而避之曰避傳對曰傳爲速
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
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
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
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
之十五年伯宗夏陽說衛孫良夫甯相鄭人伊雒之戎

陸渾蠻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
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
信晉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
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聞說謀
故也厲公之五年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欒弗忌韓
獻子曰郤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
亡何待初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
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無實
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

大夫酒而與之語而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
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乎盍亟索
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
于荆

羊舌肸字叔向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爲
羊舌大夫因以爲氏突生職事悼公佐中軍尉肸職之
子也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公立使
叔向爲傅三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叔向以城上有烏
也先知之以告於公是役也楚師伐鄭董叔以天道在

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四年從
士甸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
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
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藥盈
嬖之六年士甸逐欒盈殺叔虎囚叔向焉人謂叔向曰
子離於罪其爲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
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附見叔向曰吾爲子請叔
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
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吾子吾子不許祁
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
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
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
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
矣聞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
曰聖有暮訓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
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
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太甲而

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爲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
棄社稷子爲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爲宣子說與之乘以
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
是歲士匄錮欒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不敬叔向
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
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衛人侵戚
東鄙孫林父愬于晉晉成茅氏衛伐茅氏殺晉成三百
人晉以孫氏故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爲衛故如晉公兼
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季展相鄭伯賦
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我先君之
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
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
治其煩所以爲盟主也今爲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
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
賦鸞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儉而壹明年宋向戌弭兵
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
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爲不信單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

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
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
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
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侯盟主未有
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
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先且
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主盟者楚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
楚人已而宋公兼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
言弗能對使向叔侍言焉子木亦不能對子木歸以語
王曰且晉之霸也有叔向以佐其鄉楚無以當之未可
與爭也十七年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號公子圍設服離
衛趙武問叔向曰令尹自以爲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
尹彊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彊以克弱
而安之彊不義也不義而彊其斃必速令尹爲王必求
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虐滋甚民弗堪
也將何以終夫以彊取不義而克必以爲道道以淫虐

弗可久已矣楚子干來奔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孟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底祿以德德鈞以年年鈞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夫以千乘去其國彊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彊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十八年韓須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於平公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非卿諸執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

使君刑已頗何以爲盟主且小姜有辭遂歸無宇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爲介鄭子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遂啓彊諫之乃厚爲宣子禮王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明年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
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
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莅之以彊斷之以剛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
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
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州三辟之

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
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
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
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盍聞之國將亡必多制
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是歲楚公子棄疾來
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棄疾及境公將
亦弗逆叔向曰楚辟音僻我衷若何効辟詩曰爾之教矣

民胥傲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
以善人爲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爲善民猶則之況國
君乎公說乃逆之昭公元年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
將往其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是憾今幣重言甘誘
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
而執之殺之刑其士七十人使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
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
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盍
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

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
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
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楚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
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
極不可復振單子會韓宣子于戚視下言徐叔向曰單
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會有表衣有檜帶有結會朝之
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檜之中
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

子爲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
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氣矣歲終單
子卒是歲魯人葬齊歸公無感容大蒐于比蒲叔向曰
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有三年之喪而無
一朝之感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不顧親也能
無卑乎後五年而魯君孫子齊三年楚子干歸于楚楚
人弑靈王以立之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
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對曰然與同好
誰與同惡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有主而無德
二也有主而無謀三也有謀而無民四也有民而無德
五也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聞達者可謂無
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釁而動可謂無謀爲羈終世
可謂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王虐而不忌楚君子干
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
蔡城外屬焉苛慝不作盜賊隱伏私欲不違民無怨心
先神命之國民信之芊姓有亂必季實立楚之常也獲
神一也有民二也今德三也寵貴四也居常五也有五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寵

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其寵棄矣民
 無懷焉國無與焉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
 乎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須無
 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以為內主從
 善如流下善齊庸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
 是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
 於獻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先大夫子餘
 子犯以為腹心有魏犇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
 為外主有欒卻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

懷棄民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晉將
 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國有奧主無
 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子干果敗卒立者棄疾如其言焉昭公成虜祁諸侯皆
 有二心為魯取郟故將率諸侯以討之叔向曰諸侯不
 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
 鮒攝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于衛
 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
 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

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反錦曰晉其有羊舌鮒者瀆
貨無厭亦將及矣爲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
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叔向告劉
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君苟有信
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威武雖齊不許
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遲
速惟君叔向告

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

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
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
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威序則不共有威而
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
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
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
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
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
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
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
以公不見魯侯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
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
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
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
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饋於豚上其畏不死南
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
邾莒杞鄆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
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晉執季孫意如
已而歸之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若
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
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
能歸季孫乎曰不能鮒也能之乃使叔魚見季孫曰昔
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微武子之賜不至乎今雖
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
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其若之何且泣平子懼而
先歸使惠伯待禮焉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鄙田久而無

成士景伯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
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邢侯怒殺叔魚與
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
戮死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
專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夏書曰昏墨賊殺臯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
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孔子曰叔向古之遺直也
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曰義也
夫可謂直矣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為暴

歸魯季孫稱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為虐邢侯之獄言
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為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殺
親益榮猶義也夫五年公使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為
介景王既葬除喪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
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籍談對曰諸
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
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
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
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

以大蒐也闕鞞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虘參
虘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鍼鉞鉅鬯彤弓虎賁文公
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夫有勲而不
廢有績而載奉之以土田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
之以文章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且昔而高祖孫伯鷹司晉之典籍以爲大政故曰籍氏
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後也
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
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以卒憂不可謂終

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彝
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
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
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叔向卒其子楊
食我有黨於祁盈祁盈之亂食我助之晉人殺祁盈并
殺食我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
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
子靈之妻殺二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

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惛無厭食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女何以為哉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彊使娶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司馬女齊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之大夫以討衛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十四年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於智伯叔齊相禮賓出叔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晉悼夫人杞出也魯嘗侵杞平公使司馬侯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楊韓

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
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
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
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
虛月如是可矣可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無
寧夫人而焉用老臣十七年秦后子鍼來奔初后子有
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故鍼適晉其車
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取
酬幣終事八反司馬侯問焉曰子之車盡於此而已乎

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侯以告公
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令圖
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來聘且求諸侯公欲
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
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
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德以待其歸若歸
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
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
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

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爲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人神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宇若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平之難以爲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

之難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德政則救亡不暇又何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商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來朝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公謂女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爲不知禮焉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范宣子與和大夫爭田司馬侯見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且子為正卿諸侯皆有二心是之不憂而怒和大夫非子之任也宣子卒從之司馬侯卒叔向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 所比焉爾

祁奚獻侯之後也其先食邑於祁故以為氏悼公即位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及辭公問可代稱解狐其讎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午之少也

婉以從令好學而不戲其長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為公族大夫

解揚字子虎晉大夫也景公六年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不可告且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

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
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
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
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
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
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為上
卿

欒武子書晉公族也靖侯之孫欒賔食邑於欒故以為
氏世為晉卿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武子佐下軍從荀

林父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先穀不可武子曰楚自
克庸已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
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君實而
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
敖蚡冒葦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
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
則不德而徼怨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
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
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

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
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
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
俟必從彘子及戰晉師大敗十一年武子爲下軍將從
卻克伐齊大敗齊師而還十三年代卻獻子爲政鄭公
孫申帥師疆許田武子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五年楚公
子嬰齊伐鄭武子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
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遂
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

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
遷戮也而戮不已又怒楚師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
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
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聖
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
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二人而已欲戰者可
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
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
乎十七年武子侵蔡遂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揖初

從知韓范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厲公三年秦桓公既與晉爲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以諸侯之師伐秦使呂相絕秦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又不能成大勲而爲韓之師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

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

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
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
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
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
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
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郤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
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一先君獻
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棄惡復脩舊德
以追念前勲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

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
我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
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
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
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
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
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
疾首矐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
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

退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諸侯退
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於是武子將中軍
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瑩佐之趙旃將新軍卻至佐
之卻毅御戎欒鍼爲右辛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
功五月丁亥以諸侯之師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
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迂公如
新楚六年楚子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故鄭
叛晉公將伐鄭范文子不可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
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武子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

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瑩居守晉
師旣起鄭人聞之使告于楚楚子救鄭子反將中軍子
重將左子辛將右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
反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
而陳軍吏患之武子曰楚師輕窵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及戰楚師大敗共王夜遁子反
死之晉入楚軍三日穀厲公侈多內嬖反自鄢陵欲盡
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長魚矯皆嬖於公而怨卻
氏告公曰必去諸大夫盍先三卻武子素惡卻氏亦以

爲言於是長魚矯殺卻犇卻錡卻至皆尸諸朝胥童以
甲劫武子及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
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
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
可謂德臣偏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卻
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
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
皆歸公使胥童爲卿公遊于匠麗氏武子中行偃遂執

公焉召士匄韓厥皆辭之七年正月庚申武子中行偃
使程滑弑厲公春秋書之曰晉弑其君州蒲不稱臣君
無道也欒氏中行氏以車一乘葬公于翼東門之外使
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爲悼公武子之子
曰鍼鄆陵之役步毅御厲公欒鍼爲右有淖於前乃皆
左右相違於淖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
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
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撤公以出於淖見
子重之旌請於公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

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
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
人執盃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矛是以
不得犒從者使鍼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
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

魏莊子絳武子犢之子也武子之父曰畢萬畢公高之
後萬事獻公爲大夫獻公賜之魏故以魏爲氏獻公之
二十一年武子從公子重耳出亡公子反國是爲文公

被廬之蒐荀林父御戎武子爲右文公之爲公子也過
曹爲曹共公所不禮其大夫僖負羈饋公子盤飧加璧
焉及文公伐曹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武子與
顛頡怒曰勞之不圖報於何有執僖負羈氏武子傷於
胷見使者曰以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
乃舍之殺顛頡以徇武子卒莊子嗣爲大夫悼公元年
命莊子爲司馬三年公會諸侯盟于雞澤公弟揚干亂
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

榮也揚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
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
終莊子至授僕人書將伏劔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
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爲武軍事有
死無犯爲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
於用鉞臣之罪重敢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
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
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

敢以爲請公於是以前以莊子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
禮食使佐新軍四年無終子使其臣孟樂來絳因莊子
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
之莊子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
則攜貳勞師於戎而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
必叛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
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
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
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困熊髡危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
為己相浞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
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
田家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
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僞而不
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
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少康滅
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辛
甲氏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

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
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
麇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
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好田故莊子及之公曰然
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君貴貨易
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
勤甲兵不頓四也鑒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
君其圖之公說使莊子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九年冬

公會諸侯之師伐鄭未能定鄭而歸公謀所以息民莊
子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
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
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
楚不能與爭焉明年公以鄭未服故城梧及制使士魴
及莊子戍之鄭人懼及晉平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懼
師觸師蠲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
鍾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莊子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
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
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然也詩曰
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
亦是率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
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
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莊子於是乎

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為藥廐下軍佐不及當國而卒

魏獻子舒莊子之子也平公十七年從中行穆子伐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五乘為三伍穆子之嬖人不肯即斬以徇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滅祁氏羊舌

氏於韓宣子卒獻子代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鄔大夫賈辛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僚安為楊氏大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者皆受縣而後見於獻子以賢舉也獻子謂成鱣吾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

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龍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

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獻子獻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驪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驪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仲尼聞獻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

舉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爲忠詩曰永言配命
自求多福忠也獻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
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
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
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
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
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
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
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

之畢願以小人_成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
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
城周獻子南面衛彪後曰魏子必有咎干位以令
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
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明年諸侯之大夫城成
周獻子涖政彪後復曰將建天子而易位以令非義也
大事奸義必有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
也獻子屬役於韓簡子及原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
卒於甯

通志卷之四十一 禮記卷之二十一
士景伯彌牟文伯之子也世爲大夫周景王崩敬王即位王子朝爭立敬王居于狄泉頃公使景伯蒞周問故景伯立于乾祭而問於衆衆不直子朝景伯辭子朝焉頃公之九年會諸侯于黃池謀王室也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戎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景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景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命以使而

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文子從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盟於宋十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爲政公使聘于晉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武子賦繇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彌縫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子雅子雅召子旗

使見宣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子尾子尾見
彊宣子謂之如子旗大夫多笑之唯晏子信之曰夫子
君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
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焉十九年鄭簡公朝
晉子豐之子公孫段相其敬而卑禮無違者平公嘉焉
賜伯石州田州田藥氏之邑也藥氏亡范宣子趙文子
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縣也二宣子曰自郤稱以
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病之乃舍
之二宣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之及文子

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悼公元年
獻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郛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
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
楚焦夷及陳公及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晉於是乎復
霸七年而獻子老致其仕焉荀瑩為政

韓宣子起獻子之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為公族大
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
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位好是

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可乎獻子從之使宣子朝遂老悼公謂無忘仁使掌公族大夫悼公之九年以宣子為卿佐上軍平公十二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幸旅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先以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子曰兵民之殘也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

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一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晉遂遷于新田是歲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子俱諫以為不可武子從之而還語具欒書傳中十七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公復立趙武而反其田焉趙氏之再建於晉者獻子之力也厲公三年獻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楚共

王侵鄭藥書欲報楚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
無民孰戰三郤害伯宗譖而殺之及藥弗忘獻子曰郤
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而驟絕之不亡何待七
年從藥書與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八年藥書中行偃
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吾
能違兵古人有言曰殺老牛莫之敢尸而況君乎二三
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於是厲公遇弒晉人立悼公悼
公立而藥書卒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
子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朝安彊自宋始也悼公師

獻子景公三年邲之戰獻子為司馬十一年從郤克伐
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人逐之三周華不注獻子夢其
父子輿謂已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齊邴夏御
頃公逢丑父為右邴夏謂頃公曰射其御者君子也頃
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
右斃于車中綦毋張喪車從獻子曰請寓乘從左右皆
肘之使立於後獻子俛定其右故逢丑父得與公易位
將及華泉驂絰於木而止獻子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
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

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我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
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逢丑父使公下如
華泉取飲頃公以免獻子獻丑父卻獻子將戮之丑父
有辭獻子免之語具丑父傳明年晉作六軍以獻子為
卿賞鞏之功也十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
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
新中軍且為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

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覲
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追之疾不如新

欲背盟于干盟主無不大祥為定公二年諸侯之大夫
城成周景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
遠弥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令役于諸侯屬
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明年將板築魏獻子屬
役於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邠吾役也薛宰曰
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嘗從宋晉文
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
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
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

後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
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景伯曰晉之從政者新
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
其忘諸乎景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
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鬼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
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
師城二旬而畢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原
曰武子因以韓為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輿子輿生

為政趙獲曰可以治州矣文子曰退二三子之言義也違
義禍也余不能治縣又為用周其以徼禍也君子曰弗
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必死豐氏故主韓
氏栢石之獲州田出宣子為之請之為其復取之故是
歲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薑以其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
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
寵寵將來乎鄭罕虎來賀夫人且告曰楚人日徵敝邑
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
有外心其不往則宋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

宣子使叔向對曰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
君苟思盟寡君乃知免於死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
辱於敝邑寡君猶焉君實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
有寡君在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送女叔向
爲介楚靈王將以宣子爲閹而使叔向爲司宮用遠啓
彊之諫厚爲一子之禮而歸之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
初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至是謁諸鄭伯子產曰非官
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旣成矣商人曰
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
無疆賈爾有寶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辱而使敝
邑與商人食焉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宣子
辭玉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罪焉語具子產傳宣子歸
六卿餞於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
驀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
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
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
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

子柳賦釋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鄉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王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項公十二年宣子卒魏獻子代為政

苗賁黃楚令尹鬬椒之子也鬬椒作亂楚莊王殺之而滅其族成王二年賁皇來奔公以為大夫食采于苗道為氏景公八年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頌公惟婦人以笑

克卻克怒歸以言于公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欵孟高固逃歸夏復會于斷道辭齊人晉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苗賁王使見晏桓子歸言於公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是不違舉為群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

三百七十八
通志春秋列傳卷三十一
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而逸之厲公之五年伯宗為三郤所讒見誅其子伯州犁奔楚楚以為太宰六年晉楚之師戰于鄢陵楚共王登巢車以望晉師伯州犁侍于王後凡晉軍之發號施令坐作進退悉以告王且指公卒所在時苗賁皇在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王左右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公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梁以擊其左右師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從之大敗楚師射共王中目且而戰見星未已楚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楚聞之惧其師夜遁子反自殺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為申公故曰申公巫臣楚莊王十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而還莊王之討陳夏氏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

通志卷之四十一 晉列傳三 一百三十一
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也慎
罰謂去之之謂也若興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
圖之莊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
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
是人生寔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
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
要蒸為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
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屈巫對曰其信知瑩
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

皇成甚愛此人其必回鄭而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
之鄭人惧於郊之役而欲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曼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
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
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
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
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
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於景公景
公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

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
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
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初楚莊王之圍宋也師還子重
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
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
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以自然巫臣子反欲娶夏姬巫
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景公十五年子重子反
殺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要
而分其室重取子闞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

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
爾以諛惡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疲于奔命以死
巫臣請使於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以西之一卒適吳舍偏西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實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
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
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
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十七年公使屈巫
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

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爲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
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
夫重閉況國乎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
丘城惡衆潰楚入渠丘遂圍莒莒城亦惡旬餘而潰竟
如無臣之言巫臣之子狐庸留於吳者吳王壽夢使爲
相任以政焉

